

世界禁书文库

SHIJIEJINSHUBAIBU

世界禁书百部

金房子

远方出版社

世界禁书文库

金 房 子

〔美〕华莱士 著
刘晓平 译

第一章

切特·弗利正在看到和听到的事情让他感到非常惊讶。

这是1903年3月最后一周的一个寒冷的春天的下午，虽然弗利已经在芝加哥过完了他的第一周，但这个时刻却让他一直等待。

他们正在南迪尔伯恩街的鹅卵石人行道上走着，骨瘦如柴、年纪轻轻的弗利和比他年长而强壮的同伴托马斯·奥斯特罗走得非常协调，奥斯特罗是《芝加哥论坛报》派驻市政厅的老记者。总编辑指派奥斯特罗，领他们新的特写记者到熟悉一下周围的情况。

他们继续走着，弗利整理好自己的短上衣。他把他最好的套装穿在了身上。那是一身灰黑色的英国精纺的毛料衣装和一件剪裁精美的磨光皮革的外衣。他打上了一条红领带，穿着他最亮的皮鞋。那是一套他为了和年轻女士们在一起的特殊场合才穿的行头，而现在他穿着它，希望它会使他今天会见的迷人的年轻女人们感觉到。

“马上就要到了，”奥斯特罗说，对于他那宽松下垂的旧蓝套装——皱巴巴的上衣上还有两个烟烧的洞——他并不以为然。

弗利怀着期望点点头。

“这是臭名昭著的利维区，”奥斯特罗继续说，“当然，你肯定知道。”

“对，先生，我以前就知道了。”

“在内战前它就得到了这个名声，”奥斯特罗继续说，“当时汽船就停到这附近的地方，放下那些想去赌场或名声很坏的妓院玩乐和放荡的人。从那时候起，这么多年来，情况一直没有变化，只是变得更无节制了。这不是一个很大的地区，只有四五个纵横的街区，但在这块空间上却挤着 200 家妓院。虽然是这样，你却只对你见到的其中的一个感兴趣。”

“对，只有一个。”

他们又默默地走了 30 英尺，随后奥斯特罗突然停住了。

他向他们右手的那座三层楼挥挥手，“你要去的地方就是那里了，弗利。这就是它。这是南迪尔伯恩大街 2131 号。它就是了。”

弗利看着那座大楼——一座宽大的石头邸宅——有着光滑的石头，结实的外型，大大的窗户，还有宽台阶通向门口。

“埃费雷俱乐部，”奥斯特罗宣布，“实际上，它是这个世界上最有名最优雅 的妓院。”

“我在奥马哈听人家提到过很多次了。”

“就如同在纽约、伦敦、巴黎、柏林所有的人都知道它一样。你的想法是什么呢？”

弗利哽住了，“我……我很想知道里面是什么样了。”

“你很快就会知道的。我给米娜和埃达·埃费雷打了电话，告诉她们，我要带你到这儿来，所以见到你她们会非常高兴的。我说明了，你是我们《论坛报》刚来的记者。她们喜欢新闻界，所以迫不及待地想见到你。”奥斯特罗挽住这个比较年轻的记者的胳膊，指点着他向楼梯走去。“我们进去会见那些女士们吧。她们向你显示的东西将是你永远不会忘记的。”

埃费雷俱乐部里，在她那布置豪华的办公室中超大的玫瑰

木写字台后面，米娜·埃费雷在等待她的客人的同时，正在吃她那通常很晚的早餐。坐在对面的是她姐姐埃达，正在大声读着《芝加哥检查人》上的东西。

米娜一小口一小口地咬着她的鲑鱼和块菌，站起来从放在她那有交织字母的冰桶里的酒瓶中为自己又倒了一杯极干的穆姆牌香槟。

甚至在直立的时候，为娜依然是个瘦小的人。她五英尺二英寸，纤巧柔弱得连胸衣不需要穿，一百零六磅，浅棕色的头发高高地盘卷在头上，佩戴着月牙状的水晶饰物。她那灰蓝色的眼睛小而热情。她穿着一件领口低得不能再低的浅粉色塔夫绸衬衫，戴着她最喜爱的着一圈钻石的蝴蝶胸针，穿着腰身很高的深色粗纺厚呢哗叽裙，胸系一条栗色橡皮腰带。裙子几乎触到她尖尖的山羊皮鞋的鞋面。

在写字台对面，高一些，重一些，体重 124 磅的埃达，胸衣使她那钟漏般的体型更加突出了胸部。她的衣着比米娜要保守，那是一件丝绸镶边的褐色的哈瓦那布连衣裙。她正在大声读报纸上关于市长最近的连任演说的报道。

米娜一边听着，仔细地观察着她的书房，以确认使得她的客人感到满意。她知道，这个书房是一个折衷主义的混合，而且是故意这样的。家具基本上是路易十三式的，米娜认为，那是法国众多的复兴风格中最丰富的。高高的天花板镀着一层金，镶嵌着精巧的旋叶图案。墙上悬挂着五颜六色的昂贵的进口挂毯。枝形吊灯最近才由烛光改为用电。

打量着整个书房，米娜觉得起码正的优美的只有这个房间。对面是壁炉，它那白色纹理的大理石壁炉架上放着一尊米纳瓦的微型塑象，一个盛满了黄水仙的花瓶，一个用最深色、

最贵重的橡木做的高高的德国座钟。西边是一扇凸窗。从每一个乌木上楣上都垂着带流苏的绣花垂饰，那后面挂着锦缎窗帘，花边内帘，还有薄纱的卷帘。在奥布桑风格的小地毯上，放着两把装着舒适靠垫的桃花心木椅——一把包着深红色的皮革，另一把有一个格架的靠背——还有一个有螺旋状扶手和狮爪腿的桃花心木沙发。在她的写字台和沙发之间放着一张雕刻着落叶的中心桌。

确认这个房间非常井然有序之后，米娜重新喝起了她的第二杯香槟，她的兴奋和精神开始了。这是好的习惯——也是这座房子中 30 个姑娘的习惯一样，米娜和埃达·埃费雷整个上午都睡觉，她的早晚要在下午两点完。

办公室的门上传来一声清脆的敲门声，她们的贴身男仆、黑白混血的埃德蒙把头探了进来。他头发花白，短短的，很坚硬，鼻子又长又直，浅棕色的肤色被一身极为合体的深蓝色男仆制服衬托着。“埃费雷小姐，”他对米娜说，“两个记者到这儿来见您，奥斯特罗先生和弗利先生。奥斯特罗先生说，你已经和他们约好。”

“对，”米娜说，“领他们进来。”

稍一会儿，埃德蒙又打开门，恭候着，让奥斯特罗和弗利走了进来。

奥斯特罗很快地吻了吻米娜和埃达的面颊，引见自己的同伴，“女士们，我想向你们介绍我们《论坛报》的新记者。这是切特·弗利。他刚从皮奥里亚搬到这儿来。来看看你的俱乐部是他的最大愿望。”

米娜向弗利伸出一只手。“我的小伙子好吗？”她说。

弗利被震住了，握了握她的手，然后握了埃达的手。他咽

了口气。“我很荣幸。”

米娜转过身向她姐姐。“埃达，把你的椅子给他。你和汤姆为什么不坐到沙发上去呢？”

米娜轻快地做了个手势，要弗利坐在写字台对面。“首先，让我们使你 and 汤姆湿润湿润，”她说，为他们两人倒了香槟。一杯端给弗利，端给奥斯特罗另一杯。

米娜回到写字台旁，坐下来，欢快地向弗利微笑着。“这么说你想更多地了解这个俱乐部啦。”米娜说，“我确信，你想问每一个新来的人总是最先问的问题，‘埃达和我是怎么开始的？’两个上等女人怎么变成鸨母的？我说得对吗，我的小伙子？”

弗利感到有些自在了，忍不住露出一股淡淡的微笑。“您说得很对，埃弗雷小姐——”

“叫我米娜吧。”

“是，米娜，”弗利又开始局促了，“但是如果您对这个老问题厌倦了，可以换个问题……”

“我根本没有厌倦这个问题，”米娜说，“我姐姐比较拘谨严肃，但我喜爱谈论我们的过去。我们是怎么开办埃弗雷俱乐部的？那是个很长的故事，但我会把它讲得简短可爱的。”

米娜把她第二杯香槟中的最后一点儿一饮而尽，又给自己倒了一杯。她舒适地在丝绒面的椅子上，靠着椅背安定下来。

“埃达和我是在肯塔基种植针叶夏葡萄的乡村长大的，”米娜柔声开始讲，“我们仍然有亲戚在那儿，他们是贵族，典型的绅士，在奋斗着。我们的哥哥查尔斯和他的两个孩子是我们的主要亲人。查尔斯曾经像我们的父亲一样，是一个成功的律师，而且如果他没有遭受中风的不幸，他仍然会是个成功的律

师。他不得不放弃了他的律师行当，困难地维持着家庭和农庄。想过给他帮助，但他不喜欢接受我们的钱。”米娜滔滔不绝地说，然后更欢快地继续说了下去，“不管怎么说，她的女儿要与富翁结婚了。查尔斯最近给我们写信说，我们的侄女卡丝琳——我们只在她小时候见过她——和芝加哥的肉类加工大王哈罗德·T·安布拉斯特的儿子订婚了。闲话少说，回到正题上来吧。我们的父亲是一个境况很好的律师。我们两人都被打发到一个南方的精修学校。然后，我们两人都爱上了漂亮的两兄弟，并和他们结了婚。很有趣吧。但是结果发现我们的丈夫是被宠坏的人，对我们挺粗暴。你不同意吗，埃达？”

埃达从房间对面用小而尖的声音说，“你知道他们比你说的还要坏，米娜。我的一些伤痕是永远不能抚平的。”

米娜又对切特·弗利说，“在你更了解我之后，切特，你会知道，我根本不会长时间忍受任何那样的东西。于是我挺起腰杆，与我丈夫分手，和他离了婚，去了华盛顿。过后不久，埃达也做了同样的事，跟我一起去了华盛顿。在精修学校，我们两人都学了朗诵和表演，总得干点什么事才行，于是我们决定当演员。我必须说，我们当时相当漂亮，那可是资本。”

“你们两个人现在仍然很漂亮，”奥斯特罗从书房的后面大声叫唤着。

“完全同意，”弗利怀着热情说。

“噢，谢谢你们，小伙子们，”米娜说，“在我们加入剧团之后不久，埃达和我在一个巡回剧团找到了一个工作，在全国到处旅行。当我们在路上的时候，得到了我父亲去世的消息，于是我们继承了35000元。我们在到达奥马哈的时候得知了这个消息，当时，横跨密西西比的国际博览会正在那里举行。我

们想离开那个巡回剧团——那是个糟糕透了的工作——我们很想知道，我们是不是能把我们的钱投到某件更有利、更令人愉快的事中去。”

“而这是你们最初的想法？”弗利问。

米娜沉思了一会儿。“不，并不确切是，”她说，“我们想到了做制帽行或咖啡屋的女主人。但是随后发生了一件事。有一天我们偶然听到另一个女演员说，她母亲认为，做一个演员并不比做一个妓女更好。埃达和我互相看看，就好像在说——嘿，这又怎么样呢？我们从来没有成为妓女，但我们挺喜欢当鸨母这个主意。确切地说，是女实业家。我总是善于与别人交往，而埃达在处理经济事务和细节方面很有效率。”

“就是这样，成为了妓院的老板，”弗利说。

“就是当时当地，”米娜确认说，“记得吗，埃达？”

埃达回忆着说，“那个决定让我永生难忘。”

米娜又继续对弗利说，“我们得到了一座失修的房屋，用我们自己的钱重新装修了它，把它向拥挤在集市上随便花钱的男人们开放了。到集市结束的时候，我们的 35000 元的财产加倍成了 70000 元。我们知道，没有了集市，奥马哈无法为我们做许多事。我们需要一个大一些的城市。还有，同样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美国最奇特、最让人无法忘记的妓院。而后埃达和我同时有了一个主意：进行一次旅行。到处旅行，去看看欧洲和美国最好的妓院，学习一下它们的长处。于是我们那样做了。我们花了一年时间，参观最奢侈的妓院，会见最成功的鸨母。在又一次从事我们自己的事业之前，我们知道了我们能干什么。到我们旅行归来的时候，埃达和我对于一个完美的妓院应该是什么样子已经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想法了。”

“我们不知道的只是开办的地点，”埃达说。

“非常正确，”米娜表示同意，“于是我又往华盛顿给克莉奥·梅特兰写信说，我们想拜访她，希望得到她的帮助。我们就是那样做的。埃达和我登记住进了威拉德旅馆，我们在——那是哪儿来着？——对，在 D 大街 1233 号，那是一排砖房中的一座。克莉奥一副女房东的架式，而 6 个住在那儿的姑娘是她的房客。克莉奥极为热诚。我对她说，我们的研究结束了，现在我们需要一个城市，一个有许多有钱男人的大城市，一个根本没有奢侈妓院的城市。对此克莉奥马上有了回答。‘伊利诺斯的芝加哥，’她告诉我说，‘那是一个到处是百万富翁，那里的红灯区保护得很好，而且根本没有一个高级美丽的妓院的城市。’她说，‘我甚至知道你们可以为自己在芝加哥得到的十全十美的房子。它在南迪尔伯恩街 2131 号，实际上是两个相联的三层的宅邸，有 50 个房间。它是由一位名叫莉齐·艾伦的鸨母为了世界哥伦比亚博览会花费 125000 元盖的。在那个博览会之后，莉齐不想再干下去了。她把那套房子租出去了，把它的家具卖给了另一个鸨母埃菲·汉金斯。最近，埃菲给我写信说，她也觉得很累了，并且告诉我留心寻找一个可能的买主。嗯，女士们，那儿有你们在芝加哥的宫殿——在家具上花费 55000，那些姑娘们已经在那座宅子里了，那里的信誉，还有一个每月 500 租金的长期租约。要是我，我一定会立刻着手。’于是埃达和我急忙去了芝加哥，察看了这座房子。它不可能更完美无缺了。我们马上租下了它。”

“一切准备好了——就像那样。”弗利很惊奇。

米娜并不同意。“不，我们开始作了一些调整。我们变动的第一件事就是我们的名字。我们当时是米娜和埃达·莱斯特。

但我们在肯塔基的祖母在给我们写信时末尾签名总是写‘永远属于你们的’。嗯，那要好听一些。我们变成了 Everly——拼写成 Everleigh——姐妹。而后我们开除了所有不整洁、笨拙、变得麻木不仁的妓女。我们在全美国仔细搜寻我们能找到的最迷人，有熟练的性技巧，有贵妇人风度的姑娘，用我们从早期事业中了解的年轻的女演员作为开始。我们让她们都穿上晚礼服，举止高雅。我们解雇了那些盛气凌人的白种仆人，用和气、更恭敬、更有工作效率的有色人种的男女仆人替代了他们，然后是费用的问题。”

米娜又喝了一口香槟，继续说着，“在利维，一般的鸡母为了上一次床向顾客们收费 50 美分到 1 美元。由于我们提供的更多，价格自然也就上涨了。和一个姑娘呆一阵儿要花费我们的顾客 50 元。我们开设了一个餐馆，最低费用是一顿正餐 50 元，一瓶葡萄酒 12 元。我们和我们的工作人员分享利润。”

“高价格不会有人反对吗？”弗利问。

米娜有力地摇摇头。“所有的人都同意。他们乐意为我们给予他们的东西付钱。我们的顾客包括林·拉德诺，埃德加·李·马斯特，马歇尔·菲尔德，小斯坦利·凯切尔，珀西·哈蒙德，乔治·艾德，末姆斯·J·科伯特，约翰·贝里摩，约翰·‘百万赌徒’盖茨，还有杰克·约翰逊，我前提到过他，还有某些美国的参议员们，他们经常在这儿度过他们的周末。”

米娜站起身来，把空杯子放下来。

“现在，切特，我要亲自陪你对埃费雷俱乐部进行一次美妙的游览。你将看到我们在那次旅行中学到的东西，你还会看到我们独特的改革……埃达，你把汤姆·奥斯特罗留在那儿吧。他早已领略。我要领这个小伙子到处走走。来，切特。”

世界禁书文库 SHI JIE JIN SHU WEN KU

在门厅里，米娜挽着弗利的胳膊，领他去了埃费雷俱乐部的图书室，里面的每面墙上都有书，其中大多数是皮面精装的。弗利用一个手指翻了翻那些成套的书，一套是奥诺雷·德·巴尔扎克的，另一套是珀西·比西·雪莱的诗全集。米娜咯咯地笑了。“你知道‘百万赌徒’盖茨看见这个图书室时说什么了吗？‘米娜，妓女们又难道还需经那些书吗？。’”

隔壁是艺术陈列室，油画和光洁的大理石塑像在那里向人们展示着，其中有一尊贝尔尼尼的《阿波罗和达芬妮》的复制品。

走进餐厅，弗利看见了一个漂亮的餐馆，红玫瑰色的亚麻桌布上放着闪亮的银器。每张桌子中央都放着一簇怒放的鲜花。

“一个百万富翁把他业务上的同事带来吃正餐，”米娜快乐地说，“他的帐单达到 15000 元。我们的东阴里不需会钱的。”她在餐馆里走过。“走过来，切特，你在远处那头看见什么？”

“一节普尔门式铁路餐车，”弗利惊奇地说。

“对，它是一个复制品，真的，内部是用桃花木心做的。我们到了，看看里面，有自助餐，客人可以选择他想要的食物，把它端到普尔门里的一张小桌去，或者是进到餐厅里。现在我要领你看看我最喜爱的房间，那是用于谈话的——有时狂欢也用得着。”

弗利在后面走着，走进一个像人们想象中的黄金之国一样闪闪发光的起居室。他屏住呼吸站在那儿，目瞪口呆地凝视着他看到的東西。

“金房子，”米娜快乐地宣布说，“你可以看到，那是镀金的家具，挂在墙上的东西是金的，鱼缸是金边的。这些 18K

金 房 子

金的痰盂每个花了我 650 元。房间中央的喷泉在喷香水。那是我的最爱——那架钢琴，纯金的，花了我 15000 元。它的大小有一般的钢琴三分之二那么大，而且除开键盘以外，它所有地方都是纯金的，脚踏板也不例外。这是一个绝妙的房间，用于和别的男客人聊天，或是和我们的某个年轻的美人轻松地玩乐。”

他们离开金房子的时候，弗利提问了。“米娜，你如何挑选姑娘呢？”

“那并不难啊，”米娜说，“你看到一个漂亮、匀称的姑娘，不超过 21 岁，正在门德尔兄弟商店或卡森·皮里·斯科特站柜台。为了每周 6 元的工钱，她必须每天辛苦工作。你搞清她是否有性经验——她很可能有——于是你问她是否愿意用很少的真正的劳动一周挣 300 元，她是否愿意生活在奢侈中。她多半会同意的。她必须超过 18 岁，不使用毒品和喝酒，或是说下流话。我们从不雇用没有经验的姑娘或寡妇，因为一旦有人向她们求婚，她们是最倾向于离开的。每一个姑娘必须是健康、有礼貌、有使人开心的才能的。她必须乐于学会怎样化妆，怎样穿着打扮，怎样具有良好的南方人的举止，怎样有高雅的内涵。我鼓励我的姑娘们读我图书室中的书。最重要的是，我吩咐每一个新来的姑娘给予性服务，但这种服务又要有趣、神秘。现在我们继续走吧。在我领你上楼之前在这层楼上还有一些东西你要看呢。”

他们走进了米娜称之为日本房间的屋子。地板上铺着纺织得很精美的草席，而且门里立着一把竹伞。俯瞰房间的是一把雕刻的东方椅，它放在一个高台上，上面悬挂着一个丝制天篷。从深蓝色的天花板上悬垂下来的枝形吊灯上没有灯罩，而

是大阪小阳伞。墙壁上画着颜色天然的日本花。上面是画着飞鹤的中楣，铜嵌板上雕刻着神话中的神龙。到处点缀着各种装饰品，从京都的茶壶到悬挂在墙上的日本扇子。

隔壁是中国房间。那枝形吊灯是一个带流苏的庙宇的灯笼，北京的生活均景被画在了上面。到处都是雕刻的乌木家具，一面柚木框架的墙壁是一只绣的孔雀。弗利在房间昏暗的角落里辨认出一些柜橱，里面放满了奇妙的艺术品——鼻烟盒、瓷器和小铜塑像。

弗利感到目不暇接地跟在米娜身后走进一个大舞厅，镶木地板上安排着音乐台、长沙发、靠垫和塑像。紧挨着舞厅的是铜房子，它的墙壁是熟铜造的。再过去是银房子，它是用金银花边和银子装饰的，一个骑在马上骑师的银雕像立在一张舒适的锦缎椅旁边。

他们来到摩尔房间，地板上铺着狐皮，香炉放在每一个角落。家具有一张毛茸茸的圆背沙发，它旁边是一盆棕榈，许多八角小桌，还有一些用触地的金线锦缎做垫子的椅子。壁炉架上放着一个有大麻沉积物的水烟筒。

“这种墙上不能有画，”米娜强调到，“因为穆斯林教规是禁止表现形象的。”

米娜和弗利并肩继续向埃及房间走去。在整个房间的地毯和天花板上，是有关古埃及的绘画。一些人面狮身像被刻进一个大石壁炉的壁炉架里。

旁边是像一股清新空气的蓝色房间。它的气氛很富于青春活力，典型的美国感觉，有深蓝色的长沙发和印着吉布森姑娘肖像的皮枕头。每面墙都很合适地用鲜明的大学的三角锦旗装饰着。

金 房 子

米娜特别感到骄傲的是她的音乐室。一架大钢琴立在一个角落，它不是金的，也不花哨，可是比一般的要大得多。弓形框架的摩尔式镜子在四壁排列着，毛茸茸的土耳其家具被散放在各处。

他们继续前行，从希腊房间，玫瑰房间和红房间中走过时，弗利变得越发感到目不暇接了。

“最后，镜子房间，”米娜宣布，把弗利拉了进去，“最令你心动是什么？”

“地板，”弗利气喘吁吁地说，“整个地板都镶上了镜子。”

“它的每一英寸，”米娜骄傲地说，“在我们的客人无法决定他们的选择时，我们就经常把他们带到这儿来。它比布达佩斯那家有各国妓女的妓院还要更有效得多。在那儿，男人们全面地审查一个由裸体女人的照片构成的大照片板，来挑选他们最喜爱的人。一个客人会挑出他最喜欢的那个姑娘的照片，然后按按她照片下面的按钮。那张照片马上就会被盖住，这样，下一个客人就知道，这个女人被人订下了，再做其它的选择。而这个镜子房间用于做出选择要好得多。你看到的许多东西是由埃达和我创造的。但这个镜子房间的主意是从巴比·康纳斯那儿得来的，就是圣路易斯那个肥胖的女黑人，她的牙里都镶着钻石。巴比有一个镜子房间，而我马上在这个房间里设置了同样的东西。”

“但是用镜子做地板是什么道理呢？”弗利问道。

米娜有点着急了。“这是我们最好的夜总会节目进行表演的地方，”她说，“我们的姑娘到这儿来表演她们的舞蹈。她们身穿夜礼服，但里面却什么都不穿。那些衣服挺长，但又没有长到或窄到使你什么都看不到的地步。而这些镶上镜子的地板

正反映出那姑娘们提供的东西——也就是说，她们的里面完全赤裸，那就是你在镶着镜子的地板上看到的東西。它使人兴奋，你难道不那样想吗？”

弗利的脸红了，盯只看着地板。

“对，夫人，”你说。

他仍然呆呆地跟在米娜身后走出镜子房间，直到他们到达通楼上闺房的楼梯。楼梯的两边摆着盆栽棕榈和希腊雕像，两段铺着厚厚地毯的楼梯在他们前面耸立着。

“一般来说，”米娜说，“我们允许本地的新闻人士自由享用楼下的设施。楼上的房间是不许进入的。然而，由于你的来访是一种介绍性的来访，我要带你去看一个典型的香闺，并让它的主人认识你。”

米娜灵巧地走上楼梯，弗利紧随其后。在楼梯平台上，她走了几步，在一扇看上去和别的一样的门前停了下来，使劲敲了几下。然后她迅速地打开门，走了进去，同时做手势叫弗利也进去。

弗利首先看见的是一个漂亮得惊人的年轻金发女郎，手脚伸开，懒洋洋地躺在一张大理石镶嵌的铜床上。米娜把弗利带到这间卧室时，她把正在读的书放到一边，何这边看过来。

“切特，这是弗吉妮亚。弗吉妮亚，这是《芝加哥论坛报》的切斯特·弗利。我告诉过你，他会到这儿来。”米娜做了一个夸张而明确的手势，继续说着，“弗吉妮亚正躺在上面的是一条白色开司米毯子。注意那镶着镜子的天花板，还有那有银白色的聚光灯直射在上面的长沙发。那边的另一扇门通向弗吉妮亚的卫生间，那里有一个金浴缸。床旁的玫瑰是新剪下来的。在床头板里面隐藏着一个按钮。那可以用来再要一瓶香槟。墙



0384475

上的油画都是原作，
耀眼的艺术品。”

弗吉妮正是这里最

听见提到她的名字，弗吉妮亚扭动着下了床，站在弗利面前。她的光彩让他惊呆了。她和他一样高，只穿着一件薄如蝉翼的白睡袍。她的乳房坚实，乳头直冲他凸出。他可以清楚地看见她那扭曲的腰和窄窄的胯部的轮廓。

“我的小伙子，”米娜对弗利说，“她现在是你的，这是埃费雷送的一件见面礼。”

“米娜，”弗利气喘吁吁地说，“我是无法负担的——”

“我刚说的你还不明白吗，我的小伙子？”米娜说着，转身向门口走去，“我告诉你了，这个由妓院请客。”

米娜打开门的时候，看见弗吉妮亚脱下了睡袍。她赤裸裸地向弗利走过去，优美无比。

米娜微笑了，悄悄地关上门，下楼向一楼走去。她信步走向图书室，拿下一卷巴尔扎克的《书》，从兜里掏出一盒甜美牌香烟，点燃一支烟，坐进在沙发里。

她平静地读着书，20分钟过去以后，她抬起头来，看见年轻的弗利正走下最后一段楼梯，看上去他脸挺红，不知怎么搞的似乎有点老成了。

米娜站起身来。

“喂，怎么样，我的小伙子？”

弗利仿佛气喘吁吁。“难以置信啊……真是让人无法相信。我不知道我怎么表示我的感激。”为了让呼吸正常，他歇了口气，“但是我知道我能。我知道我能。我一回到报社，马上就写一篇有关埃费雷俱乐部的奇妙报道。好几个月都没有人写了，而现在我要写一篇重要的报道。”